

# 一种扳手腕的乐趣

## ——读王朔《起初·纪年》

胡胜盼

自2008年出版《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后，王朔一直没出新作。2022年，王朔推出《起初》系列小说之《起初·纪年》。自出版以来，该系列小说畅销突破50万册，全网点击量超千万。2025年5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推出全新版本。

《起初》系列小说是一部四卷本的皇皇巨著，分为《鱼甜》《竹书》《绝地天通》《纪年》。非常有意思，最先出版的《起初·纪年》是最后一卷，而非首卷。不按常规出牌，是王朔和编辑们共同商讨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最后完成的这卷，文字最顺，阅读体验最好，而前数卷趣味、用典、用词则多有可商榷之处。

王朔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方式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者耳目一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王朔以作家和编剧身份点亮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他作品中的先锋性和调侃特质让“大众阅读快感”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王朔的作品促成了大众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大众文化

也因此得以成熟与进化。著名作家王蒙说：“他撕破了一些崇高的假面。”在王朔看似玩世不恭、混不吝的背后，是对当时一些都市青年精神状态的严肃思考。

《起初·纪年》故事取材于《资治通鉴》《汉书》《史记》中所载汉武旧事，讲述了自刘彻亲政到去世的人生历程。和《资治通鉴》一样，本书采用了编年体写法，因此取名《纪年》。从北征匈奴时的踌躇满志，到独居甘泉宫的垂垂老矣；从试图混迹四海的万丈豪情，到酿成巫蛊之祸后的悔恨，这是一代帝王的故事，更是关于人性和人世悲欢的故事。令人捧腹的语言+回味无穷的故事+丰富翔实的细节+“何谓天地，何谓人”的探讨，王朔以深厚文化功底建构了奇绝“朔式”时空，让这部新长篇呈现出丰饶的层次。王朔曾经表示过，不沾宫斗，不沾权谋。比起这类历史题材作品常见的路数，《纪年》更希望在一个和当下现实拉开距离的纯粹环境中谈一谈人生、谈一谈自我。它既是作者的独白，也是纯粹的故事。就某种意义而言，《起初》系列小说也是王朔对自己数十年

创作历程和人生的总结和交代。

读王朔小说，最期待的是他自成一格的“朔式”小说语言。《起初·纪年》语言不完全是北京话，糅杂了陕西话、吴语、粤语、流行语、网络梗、民间俚俗语和元杂剧的词汇，在千姿百态的语言之间自如切换，在一本正经严肃与轻松戏谑之间，在古今中外之间灵动跳跃。亦庄亦谐，亦真亦幻，时而阳刚豪迈，时而阴柔缠绵，丰富到不可思议的奇妙文字，力图创造出一种陌生化的阅读体验。这部700多页的长篇小说，采用现代西方小说的叙事结构，但承续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气韵，因为涉及众多历史人物，王朔在写作时，沉潜于正史、方志、传说、文学、诸子百家、天文、地理等各种古典文献，但为了让故事不蹈空，王朔也在宏达的构架中增添了他一贯擅长的柴米油盐的日常细节，并佐以天马行空的想象。按王朔自己的话说，他找到现在这个故事，他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进去，这个结构特别合适，他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以后反侧自由了。

《起初·纪年》是一部标准的群像小说，书中汉武帝与一众臣子倾

心交流，串起李广、李陵、司马迁、张骞、霍去病、司马相如等等一众璀璨人物的言行、思想和命运。书的最后一章是汉武帝临死前的回溯，跳跃性、碎片式的想法。“往事如花车载哭载笑一趟趟开来，好像一生漫长，其实也不过几件事，要紧的几个人。”《起初》系列小说中，《纪年》的史料依据最多，因此其历史成分也最多，其中的绝大多数事件，例如马邑之谋、张骞西行、卫霍出击、经略西南、司马迁下狱、巫蛊之祸等都是真实的，但王朔对事件背后各人物的情感、思想、动机等都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文学诠释。

全书结束在汉武帝意识消失的一瞬间。“你已不是你，你在星河中，无念亦无想，只是一个飞驰的注视，所见非世界，无上无下无左右，无彼此。”正如著名编剧史航所说，“王朔这本书真是又快又寂寞，他就像说了一场漫长的脱口秀，从头到尾却没有现场观众；但他又像立起了密密麻麻的无数面哈哈镜，每个人都可找到梳头照镜子，找到和自己有关的印证，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掰手腕的乐趣”。

## 书香书影

近日，第十五届江苏书展在苏州举行，扬州同步举行图书优惠展销和阅读推广活动。书展期间，扬州7个主题阅读活动书店共销售图书9万多册、300多万码洋，举办各类活动70多场，参与读者3万余人次，为市民带来了一场书香盛宴。图为主题展陈。

杨静路 王璐 摄



## 读书的快乐

倪世俊

一般来说，读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出门无侣漫看书”，因为没有伴侣，只好拿着书来当作消遣，这样读书属于泛泛而读，不会有太大的收获；一种是主动的，见到好书就读，读无定所，不择环境，捧书入定，沉醉其中，这样的读书人经常进入一种境界之中，体会到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快感。

叶灵凤先生曾描写过这颇令读书人神往的一幕：“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子上翻着白天买来的

新书，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新的伴侣……”大概每个真正的读书人都有与此大致相近的心境和感悟。宋代诗人尤袤流传千古的读书名言：“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可是想象，那拉上窗帘，坐拥书城，忘记了窗外寒风凛冽或电闪雷鸣，守着一盆炭火的境界，真是一种享受灵魂沐浴的妙不可言的大安详啊！

欢乐的时候读书，身心自有一

种说不出的快感，一种无牵无挂的彻底解脱彻底放松的快感，读书成为一种充满情趣、充满欢乐的“游戏”，如同在绿色的草地上与你的恋人嬉笑追逐或在冰天雪地里纵情欢愉；痛苦的时候读书，因沉湎于书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而忘记了自身的痛苦，书读完了，痛苦也被暂时搁在一边。正如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中说：“世传杜诗能除疾，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寻找读书的快感不必寻觅什么“世外

桃源”，只需要一种意境就可以了。心旌摇曳不可读书，功利浮躁不可读书，思绪纷乱不可读书。只有排除内心干扰后，沉浸式阅读，心灵才会像热水里的新茶一般丝丝缕缕地舒展开来。抑或，你会感到那个温暖的杯底从你的心间熨过，熨开每一条皱褶。这种由心静而进入的读书意境，仿佛先人于树下禅定，风声雨声车声马声，无入其耳；酒色财气，无一动其心。此时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到读书的快感了。

## 把晚餐放进抽屉，读一首诗

王梦灵

第一次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是在一个寂静的晚上，刚下过雨，地板上还带着丝丝湿润的气息。我坐在桌前翻开诗集，看到那首《某个深夜的我》，晚餐里白米的蒸汽在空气中飘散，我仿佛看见一个女人的目光在沉默中凝固，她沉默着，仿佛有声音从灵魂深处传来，却又没能发出，瞬间消失在静默中。

那一刻，我意识到并非所有的诗都需要完全理解。特别是女性所写的诗，它们未必是为外界聆听而作，更多的是写给内心那个太久没有倾诉的自己。

这些诗里没有繁复的修饰，它不宣扬痛苦，也没有典型的“她”字样的自述。没有感伤的泪水，也没有自怜的叙述，像是一次次无声的动作：食物、物件、事件，它们在冷静和沉默中被接受，反映出的是作者对生活、对社会的个体记忆。她没有呐喊，没有哭泣，她只是安静地吃完那碗饭，晚餐的热气，桌面上的木纹、深夜独自度过的孤寂才是真实的她。

韩江不愿打扰任何人，她从未主动寻求同情，也不在文字中提问或挑战。只是安静地站在最平凡的一隅，日复一日她走过生活的路

线。她不借文学的名义说话，也不以性别为立场，只是记录下那个“看见”的自己。这本诗集犹如一个深夜被拉开的抽屉，我看到的是回忆，而是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直接展露情绪，却比任何流泪的文字更令人动容。

没有宏大的叙事，不谈国族的命运，不写革命的激情，也不描述未来的乌托邦。吃晚餐，孤独地听雨，空碗中静默的汤匙——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揭示出时间巨轮中深藏的暗流。用晚餐来书写死亡，用夜来记录生存的痕迹。她不定义苦难，也不塑造女性英雄。她只是把晚餐放进抽屉，把诗留在当下。她写的不是“过去”，而是写“此刻的消逝”。你无法明白为何会落泪，也不知道为何心头突然涌起那些情感。甚至，你已经记不得诗的内容，但清楚地知道，读这些文字时的孤独。

《把晚餐放进抽屉》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连“表达”都不主动。是最低调的纪实，是诗中的沉默证词，安静却蕴含力量。韩江不谈女性的问题，但她的表达方式充满女性的典型特征：关怀、温暖、忍耐和重复。这不是“母性”，而是一种温柔细致的观察，一种对世界的

细心处理。正是那种在长期边缘化之后培养出来的极致敏感，她对暴力的感知并不通过伤痕显现，而是通过如何继续煮饭、如何吃完那碗饭来传递。

在网上，我看到读者留言说：“我读这本诗集，是为了找个人陪我一起吃晚饭。”也许，这便是它的意义——它不带来“意义”，却带来了一种共存的幻觉。当你独自吃饭，反复咀嚼着这件早已变得习惯的事，突然间，在这本诗集中，你找到了那份安慰：并不是你一个人知道饭的热气背后藏着什么。这并非在歌颂孤独，而是在提醒你：即便孤独，也有人与你联结着这一切。只是，她把它写成了诗。

女性常常被期待柔和、疗愈，甚至代表“人性”。韩江拒绝这一切。她用最简洁的词语，写下最沉重的经验。这是一种极具力量的姿态，一种不寻求理解的写作，一种“不需要代表”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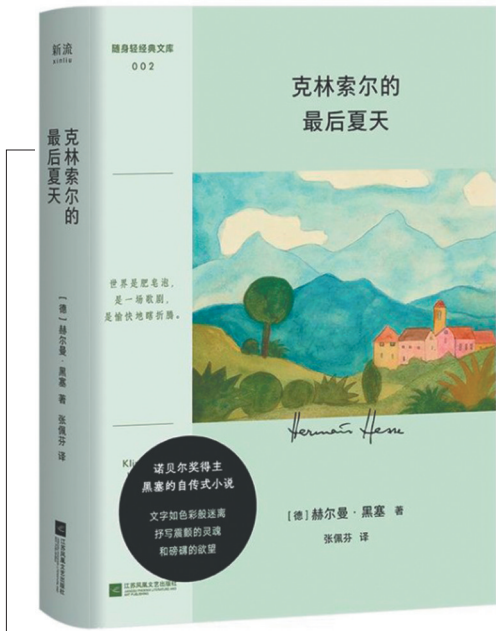
韩国文学背景中，女性写作从未是主流，近年来这一格局却在悄然改变。改变的原因是女性作家所写下的文字更具有纪录片式的真实震撼力：韩江、金爱烂、崔恩荣、郑宝拉、金惠珍、赵南柱……她们所写的不仅仅是“女性”。性别，

只是她们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一种象征，而她们的写作让普通人个体的存在被记录，不再模糊。无论是《82年生的金智英》，还是《关于女儿》，从《小土地上的野兽们》到《大温室修理报告书》，它们都从最微小的生活细节出发，一点点拆解着权力、恐惧和痛感。文学不再只是社会的介入，它已渗透为生活的组成部分。

如果将韩国女性文学看作一种“社会觉醒”，那么韩江的诗更像是“内心的存档”。她不喊口号，而是那个站在图书馆角落整理卡片的人。她把痛感编号，把冷漠归类，把柔软封存。你读到她的愤怒，但她的每一行诗都在无声地说：我看见了，记下了。

《把晚餐放进抽屉》是一场微弱却持久的震动。它没有破坏任何事物，却让你意识到，在平静的表象下，有些东西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有些记忆，将永远不被遗忘。你可以说她写的是生活，也可以说她写的是死亡。你可以觉得她什么都没写，也可以觉得一切都在诗中，这就是诗的魅力：安静、跳跃、清寂、有着长久的回响。

更多时候，写作不是为了言说，而是为了存在。



## 克林索尔

一个炽热而短暂的夏天降临了。漫长的炎热的日子就像熊熊的火焰般灼人，短促的闷热月夜之后接着是短促的闷热雨夜，这几个灿烂的星期，充满了热烈的景色，如同梦境一般迅速消逝了。

午夜时分，克林索尔在一次晚间出门后回到家里，独自站在工作室外石砌的小阳台上。他身下是陡直得令人晕眩的古老梯形花园，浓密的树尖形成了郁郁葱葱的一大片，有棕榈树、杉树、栗树、紫荆树、山毛榉和尤加利树，树上缠绕着攀缘植物，有紫藤和其他藤本植物。在这一大片黑压压的树冠上，到处闪烁着夏木兰花巨大叶片的白铁皮般寒光，那些雪白皎洁的大花即使已过了盛期，还有人头那么巨大，苍白的色彩犹如月亮和象牙，从那里，不时还飘逸出沁人心脾的柠檬香味。一阵捉摸不透的乐声，也许是吉他，也许是一架钢琴的琴音，从远处某个地方悠悠地传来。突然，一只关在家禽饲养场的孔雀尖声叫了起来，接着又叫了第二次、第三次，凄楚的叫声阴沉沉而又生硬，似乎是从地下深处为世上的一切不幸生物尖锐而笨拙地鸣不平。一道闪光的流星飞过郁郁葱葱的山谷。克林索尔看到，无边林海间寂寞地高高耸立着一座白色教堂，它又古老又迷人。而在远方，湖泊、山峦和天空相互交融，形成一片。

克林索尔站在阳台上，只穿着内衣，赤裸裸的胳膊撑在铁栏杆上，他听任自己情绪消沉，只是用灼热的目光凝望着星星在苍白天空写下的字迹，还有那停留在一团团乌云般树木上的柔和亮光。孔雀的鸣声唤醒了。啊，又已是深夜，也许该上床了，无条件地必须睡觉了。也许人们在一长串夜晚中终于有一个夜晚切实睡着了，睡足了六或者八小时，那就能够彻底休息过来，那就会重新有一双驯顺听话的眼睛，会有一颗平静的心，太阳穴也不会再阵阵疼痛。但是届时这个夏天已经消逝，这个无比斑斓的夏日梦境，他还有千杯美酒未曾与它共享，千种风光没有观赏，千幅永不再来的美景没有亲见，却已消失了！

他把额头和疼痛的眼睛贴到冰凉的铁栏杆上，总算让他精神清爽了一会儿。一年之内，或者更早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的自传式小说。故事发生在一战刚结束时，世界尚且留存着混乱的秩序，人们的内心惶惑不安，不知该如何自处。透过这本书，不仅能见证黑塞对生命、艺术和自由的探索，更能看到他如何用一部中篇小说，将个人经历与时代洪流融为一体，展现独特视角下的精神世界。

《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德]赫尔曼·黑塞著，张佩芬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版）

日子，这双眼睛会瞎，燃烧他内心的火焰也会熄灭。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承受这种熊熊燃烧般的生活，克林索尔也不能，有十条命也不能。没有人能够很长时间夜以继日地竭尽全力，像火山般不断喷发，除非时间短暂，没有人能够几天几夜处于激奋状态，每一个白天疯狂工作许多钟点，每一个黑夜疯狂思考许多钟点，持续不断地汲取，持续不断地创造，持续不断地让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都像一座宫殿似的永远亮着灯、永远监视着，而在这所宫殿的所有窗户后面天天都鸣响着乐声，夜夜都闪烁着千万支烛光。如今终于就要走到尽头，已经浪费了许多精力，已经损耗了不少视力，已经虚掷了大量生命。

他突然笑出声来，伸直了身子。他想起自己以往常常有这种感觉，这种思想以及这种恐惧感。在他一生中所有富于成果和激情的美好时期里，包括他的青春年代，他都有过这样的体验，自己像是一根两头点燃的蜡烛，时而欢呼雀跃，时而呜咽啜泣，迅速消耗着感情，又怀着满腹疑窦，吞饮下整杯的美酒，对即将来临的结局暗地里怀着恐惧。他已体验过许多回，饮干过许多杯，燃烧过许多次。偶尔也曾有过轻柔温和的结局，好像经历了一场无意识的深沉冬眠。偶尔也曾有过极恐怖结局，无意义的愤怒，无来由的疼痛，于是接受治疗，无奈地放弃什么，最终是软弱无力获得了胜利。当然，一次又一次地总是在灿烂之后紧跟着糟糕，悲伤，毁灭。但是这一切也总是熬了过去，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复活随着痛苦或者迷茫之后降临，诞生了新的热情，燃烧起新的隐蔽的火焰，写出了新的激情著作，陶醉于新的灿烂生活气息。事情就是这样，痛苦和失望的时期，悲惨的间歇时期，都已忘却了，消失不见了。这样很好。消失了，难道一切不都是常常消逝不见的吗。

（选自《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



## 诗韵清风铸廉心

张锦凯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生喜爱莲花的周敦颐常以“官清赢得梦魂安”来自勉，并在《爱莲说》等作品中把“廉”与“洁”有机结合，践行自己的为官之道：立诚以修身、守洁以处世、奉公以为政、求仁以爱民。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何谓“廉”？就是不贪。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解释道：“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干干净净做事，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物；清清白白做人，不让自己的人品受到玷污，此乃“廉洁”。其实，“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楚辞》中，这也是“朕幼清以廉洁兮”的屈原从年幼就开始坚守的一种信仰：“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从古至今，廉洁涵养的清风正气，一直都被中华诗词所吟诵，或明廉耻，或守气节，或崇节俭，或重情操……

“公生明，廉生威”，处事公正才能明察是非，做人廉洁才能树立威望。不愿同流合污，彪炳青史的于谦用一首《石灰吟》以及挂在自家门楣上的“两袖清风朝天去”的横联，表白心迹志向，甘于清贫。清朝名臣张伯行在任福建巡抚时，更是在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张贴犀利的微文《禁止馈送檄》，不接受任何馈赠以拒腐：“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坚守“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

气满乾坤”的高尚人格。

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清廉的操守就是要有一颗自律的心，而“冰心”与“玉壶”就承载着这种纯洁性。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用“心若怀冰”来比喻心灵高洁，而唐朝宰相姚崇把“冰心”和“玉壶”结合起来，以示为官要有一尘不染般的清廉，其在《冰壶诫》中写道：“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示不忘乎清也。”受姚崇的影响，唐朝的诗人们创作了一系列以“冰壶”为主题的廉政诗：卢纶的“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李白的“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如玉壶冰，让冰清玉洁、坚持本色、恪守初心成为一种廉洁的信仰。

廉洁，从来就是为官者的一种气节，如同菊花那般淡泊名利、坚贞不屈：“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明朝信阳知府胡守安卸职时感言道：“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到时贫。”胡守安在信阳为官的那几年，上不愧对苍天，下不负于百姓，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跟来的时候一样穷。明镜高悬下的包拯是铁面无私、廉洁奉公的象征，他在《书端州郡希壁》这首唯一流传于世的诗篇中写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清心正己是吏治的根本，刚正不阿是修身的原则，这是一个为官从政者应该具备的气节与风骨。